

钱歌川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邓敏行 戴新华编

上集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钱歌川散文

(上)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钱歌川散文

(上)

钱歌川 著
邓敏行 戴新华 编
高峻 责任编辑
李萌 封面设计
张智勇 版式设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4 印张 322(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3.00 元
ISBN 7-5043-2644-5/I·333
(京)新登字 097 号



▲ 凌琴如摄于罗马
一九三六年与夫人

▲ 一九四七年摄于台北寓所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编委会名单

白岚玲 卢济恩 乔继堂 宋连昌
张明高 张品兴 严家炎 沈楚瑾
林 非 钟晶晶 高 骏 梁 衡
谢大光

(按姓氏笔划为序)

常务编委 张品兴

钱歌川及其创作道路

杜学忠

在翻译界和外语教师中，钱歌川的名字大概是人所共知了。他翻译过多种英、美、日本作家的小说，出版过近百种关于翻译和学习英文的书，特别是他的《翻译的技巧》从七十年代问世以后，一时洛阳纸贵，多年来在台湾畅销不歇，在大陆也销行了四五十万部。一部学术著作在海峡两岸同时激起反响，恐怕并世无两。然而这一事业的成功并未给钱歌川带来多少欢乐，他说：“国内这一代的青年，把我看作一个专门贩卖洋货的人，使我很感到怅惘。他们心目中把我和英文等同起来，也是很不公平的。我一心只想恢复我固有的文人身份，多方努力只希望在国内能再版一部文集。”（《苦瓜散人自传》）所幸的是，钱歌川的愿望实现了。钱歌川，这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有着扎实而绵长的创作生命力的文学前辈，带着他的累累硕果又回到读者中来了。

钱歌川，原名慕祖，自号苦瓜散人，又号次遯，笔名歌川、味橄、秦戈船。1903年7月5日生于湖南湘潭市郊的芷江，兄弟四人，排行居幼。民国初年，父亲任县知事，常随父母徙居于湘、黔各地任所，足迹遍于湘、资、沅、澧四条流域。钱歌川自幼喜好诗文，三、四岁便跟母亲学习唐诗，并能背诵多首五言绝

句。入塾后，曾以“今年花事了，从此雨声多”的诗句，深得塾师赞赏。又向塾师学习书法、治印，均有心得。少年时代曾在长沙明德小学、青年会中学、湘潭益智中学、益阳桃花岩中学读书，学业断断续续，初中尚未毕业，即于1920年9月负笈东游，先入东京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及其他科目，1922年2月考入东京高师英文科，课余兼学音乐。1923年暑假，回国省亲，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一时无法返校，便和友人寄寓杭州玛瑙寺，流连山水间，至冬，才经上海返回东京。是时商务印书馆期刊《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因发表讨论新道德文章，与馆方意见相左，辞去编务另创开明书店，钱歌川支持章锡琛，出资加入为股东，并为章锡琛所办的《一般》杂志撰稿。钱歌川返回东京高师后，转攻英国文学。1926年8月，与音乐学校学生凌琴如在东京结婚，冬，高师毕业，不待领取毕业文凭，即偕新夫人回国，任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省立一中、二中、衡粹女校教席，还取唐诗“莫谓君家无长物，案头灯火有流萤”之意，自办了一份《流萤》杂志，并在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鱼玄机之死》。1927年春，钱歌川以教育厅公费再度赴日进修，旋以公费不继，离日返国。夏，当国民革命军收复汉口后，钱歌川投笔从戎，赴汉口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司令部秘书，随军前往安徽芜湖，后任金柱关关长兼内地税局局长。不久，钱歌川辞去军职，偕妻前往上海。除任浦东中学日文教员外，主要精力用于推广“基本英文”和翻译工作：曾将英国剑桥大学奥格登教授创造的八百五十字“基本英文”引进中国，编了一本《基本英文读本》，在广播电台教授，还为北新书局编写了《日用英文会话》、《日用英文尺牍》等书；并出版了第一部译作《娱妻记》（英国哈代著，开明书店出版）。1930年初，经夏丏尊、丰子恺介绍，进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并列名《辞海》编辑者之一，负责新文学名词的解说。1931年，又与周宪文、倪文

宙合编《新中华》半月刊，从此活跃于文化界。

钱歌川虽然早在1924年就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杂志上发表过题为《诞生日》的短篇小说，但是正式从事文学创作却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1932年，钱歌川参加一个学术团体赴北平开会，得以畅游故都，返沪后即将北游时的所见所闻写成随笔小品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1934年结成《北平夜话》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钱歌川以“味橄”的笔名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所收十篇文章再现了三十年代燕京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记述了作者在友人陪同下品京味、听京戏、游览园林、登临长城、参观故宫以及凭吊陶然亭墓碑青冢的种种感受。作者以苦涩的笔调描绘了故都“红尘满地，黄沙蔽天”，“在灰尘中喝酸梅汤，在大街口嚼硬面饽饽”，“全城都包在灰尘中”的独特景象，曲折而巧妙地嘲讽了统治当局收捐敛钱，却不修市政，致使“古代传下来的风沙”绵延不绝、肆虐为虐，给市民带来的不尽苦难（《飞霞妆》）。描绘了陶然亭畔的寥瑟荒寒，诉说了高君宇、石评梅的一段缠绵哀艳史话（《墓碑青冢》）。在《北门锁钥》一文中，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南口地形的险要，京张铁路工程的艰险，歌颂了詹天佑的贡献和创造，赞扬了中国人民巧夺天工的智慧 and 伟力，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自豪感。钱歌川还把视线伸向水平线下的市井生活，真实记录了在天桥一带谋生的贩夫走卒、艺人摊户的悲惨生活，表现了作者对城市贫民的深切同情（《游牧遗风》）。《北平夜话》出版后，一炮打响，远近都有人来查问“味橄”的来历，连海外的读者都觉得文笔非同凡响，来信讯问名不见经传的“味橄”是谁？这意外的成功，使钱歌川对写散文小品，发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35年出版了《詹詹集》，1936年出版了《流外集》，形成了钱歌川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虽然作者自谦说这些作品“都是些詹詹小言”，“不足以当大雅一粲”（《詹

詹集·序》);“既不入流,又不成品”,是些“流外之作”(《流外集·自序》)。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比《北平夜话》的视野更开阔,题材更广泛,开掘也更深刻了。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钱歌川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和苦难的现实。他曲折地抨击统治者对于“日亟”之“外患”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只是袖着手低叹一声‘天丧予’”(《谈天》),巧妙地把“穷”和“政治犯”联系起来,委婉地讥评时政,揭露社会黑暗和当局迫害无辜(《说穷》)。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洋场零话》)。作者还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反映出旧中国黑暗社会里的种种怪现象。《一件长衫》鞭挞了以衣帽取人,只认衣服不认人的势利眼,揭示出“沐猴而冠”现象的社会根源。《谋事难》反映了有才能的人找不到工作,没学问、没专长的人反而“做主任、当局长”,只要“善于钻营”,“不仅不失业,反而身兼数职,青云直上”(《职业的诱惑》),揭露利欲熏心的出版商和所谓“聪明人”利用失业者求职心切,巧设骗局、肥私坑人、欺凌弱者的鬼蜮伎俩,同时也反映了三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冲击下,上海如潮的失业大军朝不保夕、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景象。钱歌川这一时期的散文小品、社会随笔,抨击了畸型的社会制度,显现了世相的神髓,并且初步形成了他特有的散淡苦涩的艺术风格。

1935年6月,钱歌川与叶圣陶、赵家璧等署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2月,与马良、蒋维乔、沈钧儒、钱基博等署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6月,与叶圣陶、茅盾、夏丏尊、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表明了他对时局和文艺运动的态度。8月,在中华书局的支持和蔡元培的帮助下,钱歌川怀着江海之志再度扬帆,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康铁佛田号”赴英深造,在船上遇到了徐讷并结识了费孝通、潘家洵等人。他

远涉重洋，游观沿途及欧洲各国，将见闻所得写成一本记游文字，名曰《观海集》。他以渊博的学识，灵透的眼光慧解异域的历史和情趣，洞察其风俗文化，欣赏其山川风光，将埃及的骆驼、大漠、金字塔；威尼斯的游船画舫“弓它拉”；古城旁悲哀的春官秘戏、淫乐失度的遗迹；维苏威火山石榴花似的血一般的滚滚岩浆；艺术之都罗马的教堂古墓、壁画雕像；但丁故乡翡冷翠的艺术人物；日内瓦碧冷冷的湖水、蒙勃郎时时变幻、色彩纷呈的雪峰；欧洲海上花园葡萄牙的花坛喷泉、茂树繁枝；斗牛之国西班牙妇女盛装出游、招摇过市的奇观异俗，一一摄入自己的镜头。“明珠生于沧海，涌诡逞于笔端”。钱歌川的这些记游文字瑰奇壮丽、情文相生，熔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于一炉，蔚成色彩斑斓的文章。读了这些秀色可餐的文字，不仅使读者开阔眼界、增广见闻、获得知识，而且使我们这些无缘步出国门的人大饱眼福，得览人类文明的结晶和造化所赐的人世奇观。

钱歌川这次出国深造，除在伦敦大学选读《现代英国文学》、《英语发音学》外，课余还请家庭教师讲授英文阅读和翻译课。又到市立工艺学院学习绘画和木刻，他的诗集《湖山入兴楼诗》的内封面上所印的那幅自画像木刻，便是当时的得意之作。钱歌川此时还兼任中华书局驻伦敦特派员，并与熊式一、蒋彝、王礼锡、陆晶清夫妇过从甚密。夫人凌琴如也于1937年从上海来到欧洲与钱歌川聚首。

钱歌川赴欧不久，抗日战争即告爆发，全国上下同仇敌忾。钱歌川抗战不敢后人，毅然放弃海外悠闲的生活，间关返回祖国。归途中在新加坡短期逗留，与郁树锬合编《南洋年鉴》，并参加华侨新闻工作。夫人凌琴如任《南洋商报》副刊《妇女园地》主编。1939年初，夫人凌琴如先行回国。4月，钱歌川经河内、老街、昆明到达重庆，8月，即往乐山，任武汉大学外

文系教授，重新走上告别十年之久的讲坛。在武大任教期间，曾与王云槐、李儒勉合作编写了大学一年级《英文课本》，寄往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2年8月，经王云槐介绍，转至重庆英国新闻处主编中文刊物《世说》周刊，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兼任东吴、沪江、元江联合大学教席。其间，曾在《世说》周刊连载所译长篇小说《疲劳轰炸》（英国吉布斯著）；在重庆复刊的《新中华》上连载所译长篇小说《月落乌啼霜满天》（美国史坦贝克著）；还在他所主编的《中华英语》杂志上，以英汉对照的方式，分期刊载所译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除了教书、译书、编辑刊物，钱歌川依然坚持为《新中华》和刘英士主编的《星期评论》及其他刊物撰写随笔小品，并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编入重庆中华书局出版的《偷闲絮语》和《巴山随笔》，少数文章收入1948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游丝集》。抗战期间，巴蜀米珠薪桂，物价暴涨，钱歌川入不敷出，常靠借债度日，但他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与国人共渡时艰。在文学主张上，则提倡为抗战服务，认为“可以写日本兵的残暴行为，又可以写后方人士的抗战意识，以及许多与抗战有关的小事”，但是反对空喊口号，主张以“事实去做题材”，“寓宣传于文学作品”，以期“收宣传之效于无形，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受着我们的影响”（《偷闲絮语·抗战宣传与文学》）。钱歌川忠实地躬行这一主张，在他这一时期的散文随笔中，大都是通过具体的生活事件的叙写，反映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所渡过的艰苦岁月，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偷青节》便是一篇这样的文章。上元偷青，本是乐山一带的一种风俗：每当新春上元之夜人们从田间采来翠绿的青菜，中间插上点然的红烛，一群乡下姑娘，各擎着一只这样的“华灯翠盏”在溪边游行，灯光人影，倒映在水中，隔岸遥遥望去，宛若置身于月宫仙

境。然而残酷的战争,把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偷青习俗,变成了一种公开的盗窃行为:“打了三、四年的仗,百物飞涨,连青菜也吃不起了。许多贪小利的人,便利用这偷青的机会,大批地去割取人家的蔬菜,拿回家来,慢慢来吃,也不肯再花钱去买蜡烛来点菜灯游行了。”作者感慨地说:“战争摧毁了一切美好的东西,剥夺了人心中的诗情画意,只留下一些丑恶的事物,来污辱这美景良辰。”其他,像《巴山夜雨》、《风雨故人》、《大时代中的小事》等篇,也都是通过作者自己家屋漏雨、饥鼠横行、屡次失窃、典卖衣物等身边琐事的叙写,反映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和不幸。《空袭的一晚》、《乐山浩劫》、《炸后巡礼》等篇,则忠实记录了日寇的狂轰乱炸,使重庆、乐山的精华“顿成瓦砾”,无数生灵葬身火海,为日寇屠杀无辜的滔天罪行留下了一份血写的铁证。作者愤慨地说: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会永远记住“战争的凄惨,和侵略者之残酷”,并谆谆告诫我们的子孙,“要与敌人拼命到底,为死难同胞复仇”。钱歌川这一时期的散文虽然多写苦难,但是字里行间却跃动着昂扬的战斗情绪和深挚的爱国热情,并且将生动的叙述、剀切的议论、郁烈的抒情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散文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作用。钱歌川的散文艺术臻于成熟了。

1945年初,钱歌川参加了“友联社”,结识了朱世明等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二月,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在重庆《新华日报》署名发表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敦促政府“及早实现民主”,“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该文由郭沫若执笔,后经修改编入《沸羹集》)。八月,钱歌川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1946年3月,朱世明担任了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因钱歌川谙熟英、日文,便请他做秘书主任,随团出川飞赴日本东京,参与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

工作。但由于不耐案牍之苦，一俟创办任务完成后，钱歌川便辞职回国，到南京教育部任学术审议委员会专门委员，主管全国英语教学工作。1947年春，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前往台北创建文学院并任院长。任内曾请许寿裳做中文系主任。1948年6月，台湾大学校长易人，钱歌川因不满新校长庄长恭一到任，就对文学院原有的教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停聘，愤而辞去文学院院长职务，并印了一张传单，举出他的八大罪状，寄到教育部和全国各大专院校，作为打抱不平。1950年7月，移居台南，到台南工学院（后升格为成功大学）、左营海军军官学校教英文。1957年夏，又转至凤山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同时应杜聪明之请到高雄医学院兼职。钱歌川从1947年入台，到1964年离台，在台湾整整生活了十七年。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务之余，仍坚持笔耕，先后出版了《淡烟疏雨集》、《三台游赏录》、《虫灯缠梦录》、《竹头木屑集》、《狂瞽集》、《搔痒的乐趣》、《罕可集》等七、八个集子，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第三个高潮。钱歌川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记述台湾的风俗文化，山川景物；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变迁；还写了许多知识小品、文艺散论和针砭时弊的杂文。作者自谦说，这些小品无非是一些“竹头木屑”、“狂言瞽说”、“鸡头鱼刺”，但我们读来却觉得各有情致。如《南都的风趣》、《草地礼赞》、《再度南迁记》等文，都写得清新淡远，不愧为述怀明志的佳构。《故国之恋》、《三十年前的中秋节》、《西冷旧事》、《海陬十稔》，则写得情深意切，可谓思乡忆旧的名篇。即使像《货力为己》、《投闲置散》、《名教罪人》、《谈私》等偏于议论的文字，也大都机警隽智，不仅有助于了解世风浇薄的台湾社会，而且有补于日益沦丧的世道人心。在钱歌川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虽也时有激扬踔厉的火花闪现，但更多的却是人世沧桑的慨叹，在情调上也平添了几分悲凉和缠绵。这是作者流寓海陬、蜗居小岛，而又心

系乡关、归期难卜的苦闷心境的真实反映和自然流露，所以读来格外动人。

1964年6月24日，钱歌川怀着“何期垂老复投荒”、“秋风吹梦到南洋”的无限感伤和庆幸自己逃脱藩篱而又恋念家国的复杂心情，从台北松山机场飞往新加坡应聘。先后到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翻译课。其间所写的一些游记、小品和文艺散论大都收在《秋风吹梦录》一书中。1972年底，钱歌川以七十高龄退出讲坛，移居美国纽约，住在次女钱宁娜家，间或也到马利兰州长女钱曼娜家小住。钱歌川一生奉行“三书主义”：“教书、读书和著书”（《三书主义》）。退休后，不甘闲居，便以写作为正职、阅读为副业。十数年间，除有关英美语文及论翻译的著述外，小品随笔竟有《客边琐话》、《篱下笔谈》、《瀛垓消闲录》、《浪迹烟波录》、《楚云沧海集》、《云容水态集》、《苦瓜散人自传》、《浮光掠影集》等八部文集付梓，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第四个高潮。钱歌川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极广，数量极多，文字则任意走笔、无所顾忌。他说：“我不要局限我写作的自由，我是为自己高兴而写作，不是要依从别人的意旨，而循规蹈矩地去写文章”，所以“要写到畅所欲言，兴尽为止”（《楚云沧海集·行年八十》）。又说：“我常要任笔所之，无拘无束，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好象一杯在手，和朋友相对清谈一样，乐在其中，非局外人所能领会”（《故园东望路漫漫》）。钱歌川在纽约时期所写的散文随笔完全体现了这个特点。特别是《狗运当头》、《自我十年间》、《父母子女》、《男人与妆饰》、《婚姻关系的式微》、《女为悦己者容》、《美国的性泛滥时代》等反映美国社会制度和世态人情的那些篇章，我们往往从作者自由无拘的侃侃而谈中，便真切而翔实地见到了当今超级大国光怪陆离的社会面影。而那些悼亡忆故及诉说个人身世遭际的文字，如《追忆丰子恺》、《石君遗札》、

《忆王礼锡》、《双重篱下》、《他生未卜》等篇，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流寓异邦、寄人篱下的凄怆情怀，尽情尽兴地倾吐了丧失良朋、失去亲人的孤苦寂寞；又畅快明朗地表现了他超脱旷达和壮怀不已的乐天气派。钱歌川在1982年所作的《八十感怀》一诗中说：“既老不衰人健在，古稀今又过十年；老妻遽尔撒手去，旧梦依稀在眼前。太空船探行星秘，记忆力凭电脑传；留得此身赏奇巧，自由多福乐陶然。”这首七律不仅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也概括了他这一时期许多篇章的思想和艺术风貌。至于钱歌川晚年写的那些记述国内山川风物和社会制度的记游、随笔之类的文字，则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依恋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由衷向往。钱歌川晚年虽然住洋房、吃洋饭、说洋文，但在胸中跳动的始终是一颗深受民族文化浸染并炽烈燃烧着的中国心。他侨居纽约十八年，却一直不肯在美国落籍，至死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1974年和1978年，他两次偕夫人回大陆探亲观光，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大哥和姨妹，第二次还应邀出席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的国庆宴会，感受了祖国大家庭的和美和温馨。1981年11月15日，他夫人凌琴如患癌症在纽约去世。翌年，他忍住失去亲人的悲痛，带着女儿、外孙第三次返回大陆探亲观光，意在使生长在美国的儿孙亲眼目击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培养他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1986年，钱歌川将自己辛劳一生的部分积蓄八千美元捐赠湖南大学作奖学金，支援祖国的教育事业，为晚生后辈树立了爱国的楷模。1990年10月13日，钱歌川走完了他八十八年的人生历程，在纽约病逝，安葬于佛拉盛公墓。钱先生的英灵，也许已经回归故土、叶落归根了吧！

目 录

杂谈编

谈天	(3)
说穷	(6)
帽子哲学	(10)
吸烟闲话	(14)
老牌子	(19)
也是人生	(23)
两性大学	(27)
女权论者	(33)
典型何在	(38)
游荡者的辩解	(43)
金钱的善用	(46)
洋人崇拜	(52)
西班牙的先生们	(57)
女人的时代	(61)
国语的充实	(65)

谈道歉	(70)
庸人自扰	(75)
鬻文生活	(78)
误解	(81)
春画考	(83)
偷青节	(88)
横书和直写	(92)
藏书与读书	(96)
从政与经商	(102)
拖	(106)
酷肖的虚荣	(110)
志在温饱	(114)
谈水	(118)
人贵自知	(122)
谈手	(125)
自由的认识	(127)
主见的式微	(132)
谈无所谓	(135)
说梦	(139)
谈送礼	(143)
谈戒烟	(146)
真假辩	(150)
谈名片	(153)
谈九流三教	(158)
谦光之道	(162)
何以解忧	(165)
要言不烦	(168)
木栅和秩序	(172)

罪与罚	(175)
金钱与美人	(179)
祸从口出	(182)
谈兴趣	(185)
谈撒谎	(188)
视而不见	(191)
谈开会	(195)
恭喜发财	(198)
三伏与狗	(202)
谈狗	(207)
谈猫	(214)
典故的活用	(221)
时间观念	(225)
释幽默	(230)
从犊鼻褌到	
牛仔裤	(234)
老年人在中国	(238)
中国人的姓氏	(243)
谈迁怒	(250)
谈崇洋	(254)
人犬之间	(257)

游记编

最初的印象	(263)
飞霞妆	(268)
帝王遗物	(274)
闲中滋味	(280)
吃过了吗	(287)